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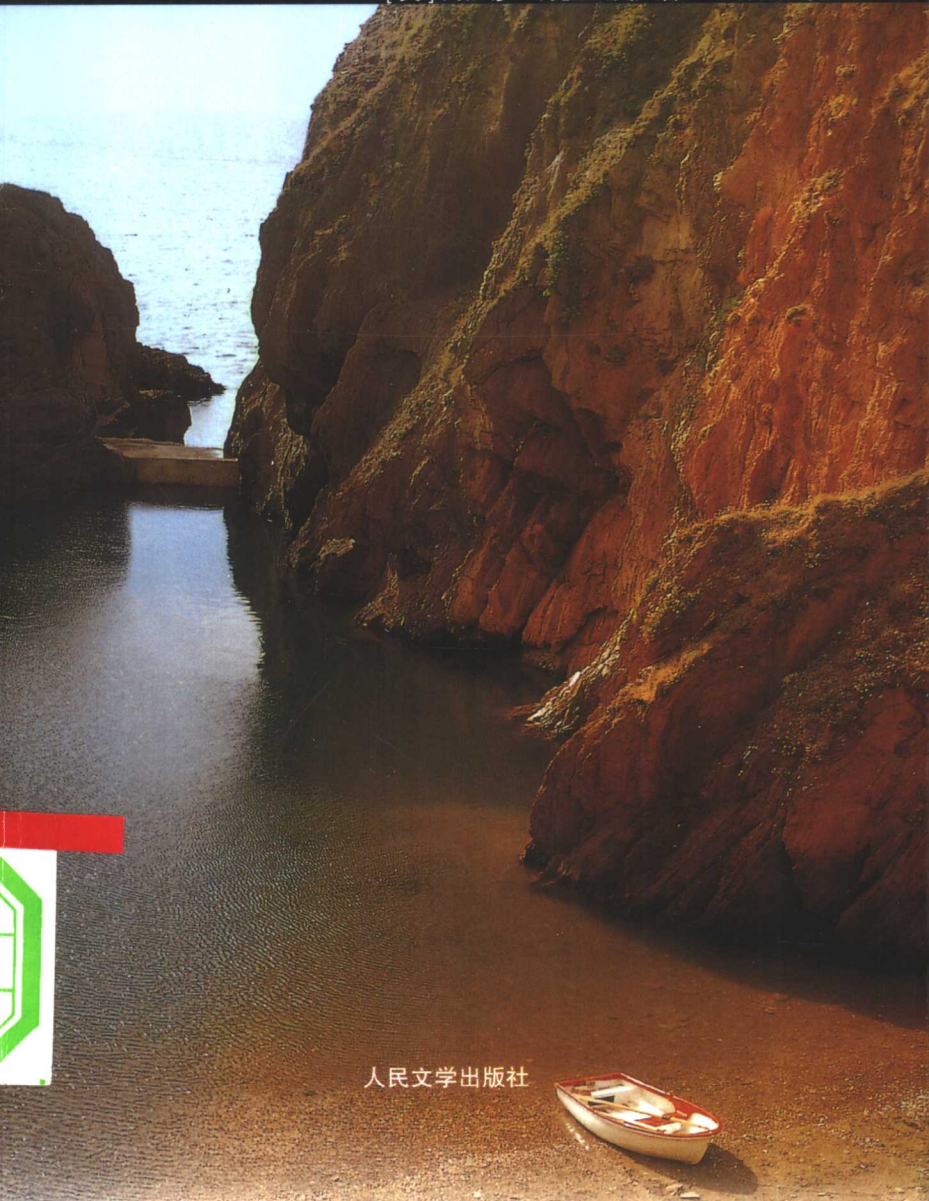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Evil Under The Sun*

# 阳光下的罪恶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刘月荣 李玉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

*Evil Under The Sun*

# 阳光下的罪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刘月荣 李玉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2402

Agatha Christie

**EVIL UNDER THE SUN**

---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

Copyright © 2001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的罪恶/(英)克里斯蒂著;刘月荣,李玉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635-0

I. 阳… II. ①克… ②刘… ③李…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589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印制:董文权

**阳光下的罪恶**

Yang Guang Xia de Zui 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刘月荣 李玉杰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5635-0

定价 18.00 元

##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其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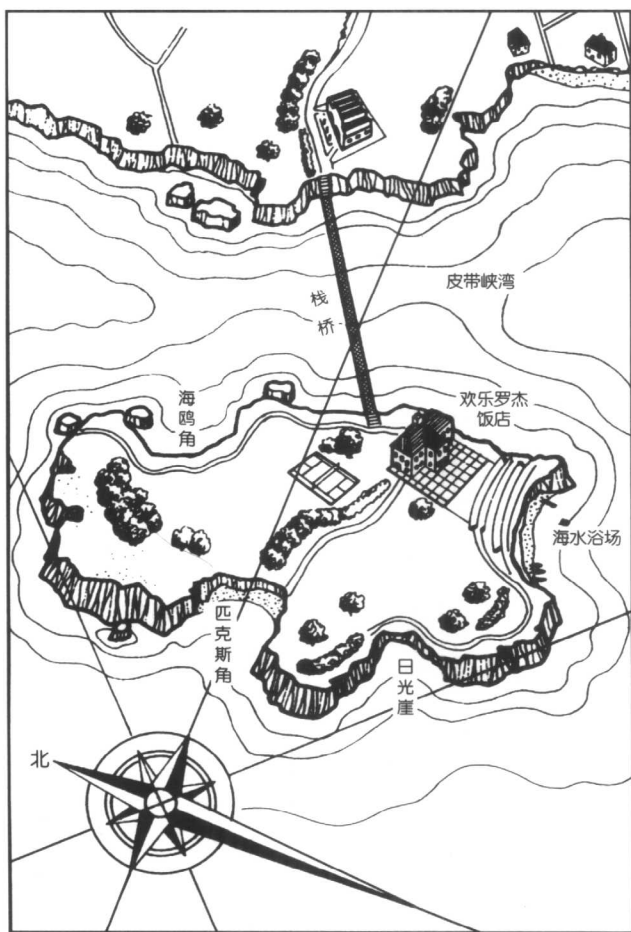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献给约翰

——纪念我们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季



“走私者之岛”鸟瞰图

## 第一章

一七八二年，罗杰·安梅林船长为自己在皮带峡湾的小岛上建了一栋房子。当时，在旁人眼中，此举简直是他古怪性格的极致。他出身显贵，想象中，他应该住在四周是宽阔草坪的豪华宅邸里，或许还伴有潺潺的流水和美丽的牧场。

然而，罗杰船长却只钟情于大海；因此他选择了这个常有海鸥光顾的迎风小海角，来营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每当涨潮时，海角就与陆地隔离开来。考虑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罗杰船长将自己的房子修建得牢固无比。

罗杰船长终生未婚，大海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他死后将房子和小岛都留给了一个远房表亲。然而，这位表亲及其后代对这项馈赠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的土地正不断减少，家道亦日趋败落，实在无暇顾及其他。

时光流转，转眼间到了一九二二年。此时，到海边度假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人们再也不认为德文郡和康沃尔沿岸的夏日酷热难当了。罗杰船长的一位后人亚瑟·安梅林终于发现他那所建于乔治王朝后期的豪宅相当难以脱手——因为那房子实在太不方便了——倒是那位热爱大海的罗杰船长留下的未被看好的房子，被他卖了个好价钱。



这所牢固的房子被扩建并重新装潢。一条坚固的大堤将陆地与小岛连接起来。岛上,人工挖掘开凿的小径和角落随处可见,还有两个网球场、两座露台直通下面的一个小港湾,湾中置有一些木筏及跳板——就这样,皮带峡湾“走私者之岛”的欢乐罗杰饭店便浩浩荡荡地进驻于此。自此,每年六月到九月(或复活节的短暂假期),欢乐罗杰饭店总是客满,连阁楼都住上了人。一九三四年,饭店又再次扩建并重新改装,这次加了一个鸡尾酒吧、一个更大的餐厅和几个浴室;消费的价格自然也上涨了。

人们会说:“去过皮带峡湾吗?那儿有个小岛,岛上的饭店棒极了。住得好,吃得也好。没有什么大型游览车,也没有一些短期观光客。你一定要去玩玩。”

游客络绎不绝地涌向这个小岛。



近日,欢乐罗杰饭店住进了一位大人物(至少此人自认为重要无比)。赫尔克里·波洛,他身着一套抢眼的白色服装,头上的巴拿马帽斜拉到眼眉上方,唇上的小胡子优美地卷曲着。此刻,他正仰躺在一把改良式的靠背椅中,目光逡巡着不远处的海水浴场。旅馆有数个露台一直向海水浴场延展过去。海滩上搁着一些浮标、橡皮艇、帆船、彩球和橡皮玩具,还备有一个长长的跳板和三个散置的木筏。

泳客有的正泡在海里,有的则伸展四肢躺在阳光下,还有人正细心地往身上涂防晒油。

不游泳的人则坐在正上方的露台上谈天说地。他们谈天气，谈眼前的景致及早报上的新闻，谈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事物。

波洛左侧的加德纳夫人的两片嘴唇动个不停，不断吐出一连串轻柔却单调的声音，同时，她的双手还奋力织着毛衣，棒针咔咔作响。她丈夫奥德尔·加德纳先生躺在旁边的一张帆布椅中，帽子斜盖在鼻子上。

波洛右侧坐着的则是壮硕如运动员的布鲁斯特小姐。她头发灰白、容貌饱经风霜，却透着和悦开朗。此刻，她正用沙哑的嗓音做着评论，与加德纳夫人的声音混在一起，那效果很像是牧羊犬在用它宏亮的短嗥干扰波美拉尼亚种小狗无休止的狂吠。

加德纳夫人又开始了：

“于是，我就对加德纳先生说，啊，四处观光是不错，我也的确喜欢把一个地方逛个彻底。但我们毕竟已将整个英格兰仔细地玩了一遍，现在，我只想找个安静的海边放松一下，我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奥德尔？纯粹放松，我说我觉得自己必须放松下来。是这样没错吧，奥德尔？”

加德纳先生从帽子下面低声应了一句：“是的，亲爱的。”

加德纳夫人继续她的话题：

“所以，在库克旅行社那里，我就这样跟凯尔索先生提了——我们全部的行程都是由他安排的，这人做事相当周到，真不敢想象要是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

噢，刚刚说到我对他提起我的想法，凯尔索先生就说，那我们一定要来这里一趟。他说这儿风景如画，与世隔绝，轻松悠闲，一点儿也不受外界打扰。加德纳先生插了句话，问卫生设施如何。波洛先生，您知道吗，加德纳先生的一个姐姐曾在一家旅馆住宿，据说那家饭店坐落在旷野之中，人迹罕至，仿佛世外桃源。可是，您相信吗？那里所谓的卫生设备就是一个户外的粪坑！因此，加德纳先生很自然地就对这些所谓的‘世外桃源’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奥德尔？”

“啊，没错，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但凯尔索先生立刻消除了我们的疑虑。他向我们保证说，这儿的卫生设施绝对是最新式的，厨师的手艺也非常高明。事实上，的确如此，而在这儿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它让人‘亲如一家’。我是说，在这个小地方，大家常有机会彼此交谈，互相熟识。要是非得给英国人挑点毛病，那就是他们非得认识你一两年，才会对您比较交心，不过，那之后，他们就是个最热情的民族了。凯尔索先生告诉我们这儿有许多有趣的人，我觉得他说得没错。瞧，我不就遇到了波洛先生您，还有谭利小姐。噢，得知您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波洛先生时，我简直兴奋得无以复加。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

“哈！”布鲁斯特小姐爆出一句，“真是感人哪，对吗，波洛先生？”

波洛恭敬地摆手否认，不过那只是基于礼貌罢了。

加德纳夫人又滔滔不绝了起来。

“您知道，波洛先生，我从科妮莉娅·罗布森那里知道了您许多事情。我和加德纳先生五月时正在巴登霍夫。当然科妮莉娅便告诉我们林内特·里奇维在埃及被杀的全部经过。她说您非常了不起。我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结识您，是不是这样，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

“还有谭利小姐也是。我的好多衣物都是在罗丝·孟德服饰店买的——她当然就是‘罗丝·孟德’，是不是？我觉得她的设计十分别出心裁，线条尤其优美流畅。昨晚我穿的那套衣服就是她的作品。我觉得她真是一个漂亮透顶的女人。”

坐在布鲁斯特小姐另一侧的巴里少校，本来一直睁着一双鼓突的金鱼眼盯着泳客，此时突然咕哝了一句：“美丽绝伦的女人！”

加德纳夫人手中的棒针又响了一下。

“波洛先生，我必须说明一件事。在这里遇见您使我产生了某种不安——不是说我不乐意碰到您，事实上能见到您令我非常兴奋，这加德纳先生也知道。只是，我想，您来这里可能是为了——呃，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唉，加德纳先生可以告诉您，我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我无法忍受自己被卷入犯罪事件当中。您知道——”

加德纳先生清了清喉咙。他说：“波洛先生，我可以向您证实，加德纳夫人的确非常敏感。”

波洛的双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夫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来此地的目的很单纯，与您一样，不过是度个假，享受人生。我甚至没有想到‘犯罪’这个字眼。”

布鲁斯特小姐短促粗哑的嗓音再度插了进来：“走私者之岛上可没有尸体。”

波洛道：“这么说并不准确。”他手往下一指，“瞧那儿成排躺着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不再具有个别性，他们都是一具具的——肉体！”

巴里少校赏析道：“有些小姐长得真是漂亮。不过，好像有点太瘦了。”

波洛高声说道：

“是呀！可是，那有什么魅力可言呢？有什么神秘感吗？我年纪大了，是那种老派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女孩子连脚踝都很少让人看见。无意中瞥见她们膨松的衬裙，就够令人销魂啦！还有，那微微鼓起的小腿、膝盖，以及饰有缎带的吊袜——”

“下流，下流！”巴里少校嘶哑地叫道。

“我认为我们现代人的装束比过去要符合人性。”布鲁斯特小姐说。

“是呀，波洛先生，”加德纳夫人说，“在我看来，今日的年轻人选择了一种比以前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成天在一起嬉嬉闹闹，但是，嗯——”加德纳夫人似乎想到了什么而有些脸红，“他们不会想到那种事，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波洛答道，“真是遗憾哪！”

“遗憾？”加德纳夫人尖声问道。

“因为如此一来，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神秘感都不复存在。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标准化了！”他挥挥手指向那些躺在海滩上的人们。“瞧那些人，那景象令我想起了巴黎的停尸间。”

“波洛先生！”加德纳夫人大为愤慨。

“尸体，排列在厚厚的木板上，恰似屠夫刀下待割的肉！”

“波洛先生，您这么说未免太夸张了吧？”

波洛承认了：“没错，或许吧。”

加德纳夫人使劲地织着毛衣。

“不过，我还是挺同意您的某些观点。女孩子如此裸露地躺在阳光下，手臂和腿上一定会长毛。我曾对我女儿艾琳说：‘艾琳，要是你这么躺在阳光下，你全身上下就会长满了毛，手臂上长、腿上长、连胸部也会长。想想看，到那时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对她这么说过，是不是，奥德尔？”

“是的，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之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大概正竭尽所能地在脑海中勾画艾琳那一副恐怖的模样。

加德纳夫人卷起手中的毛线，然后说：“我想——”

加德纳先生说：“如何，亲爱的？”

说着，使劲从帆布椅中坐了起来，接过加德纳夫人手中的毛线和书本，他问道：“跟我们一起去看一杯好吗，布鲁斯特小姐？”

“噢，不了，谢谢。”

于是，加德纳夫妇向饭店走去。

身后，布鲁斯特小姐说道：“美国男人可真称得上是模范丈夫啊！”

♪                      ♪                      ♪

史蒂芬·莱恩牧师坐进加德纳夫人走后留下的空位。

莱恩先生刚过五十，高高的个子，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牧师。他的脸晒得黝黑，深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破旧不堪。

他激动地说道：“多么美妙的乡村景致。我沿着皮带峡湾走到哈福德，然后绕道悬崖再走回来。”

“这种天气出去散步可真够热的。”从不散步的巴里少校说。

“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布鲁斯特小姐说，“我今天还没有去划船呢。划船对锻炼腹肌再好不过了。”

此话令波洛略带沮丧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凸起的小腹。

看见波洛如此沮丧，布鲁斯特小姐好心道：“波洛先生，只要你每天去划船，腹部的赘肉很快就会消失。”

“谢谢你的好意，小姐<sup>①</sup>。可是我讨厌船！”

“你是指小船吗？”

“大船小船我都无法忍受！”他紧闭着双眼，战栗不

---

<sup>①</sup> 本句原文为法语。——译注。

已，“波涛汹涌的大海太折磨人了。”

“上帝保佑你。可是，今天大海像个小蓄水池一样安详平静呢。”

波洛坚定地回答道：

“不可能有所谓平静的大海，它总是在翻滚、汹涌。”

“我认为，”巴里少校说，“晕船十之八九是心理作用。”

莱恩牧师微笑着插了一句：

“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个航海好手。是不是，少校？”

“我只晕过一次船，那还是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的座右铭是：不要去想它。”

“晕船真是件很奇怪的事。”布鲁斯特小姐沉吟道。“为什么有人会受它困扰，有人却不会？这很不公平。而且这跟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关系。晕船晕得厉害的人很多还是技术高超的水手。有人曾对我说，晕不晕船与脊椎有关。还有，某些人有恐高症。这方面我也不行。可是，雷德芬夫人比我还糟。那一天，在去哈福德的悬崖小路上，她便头晕目眩，不得不紧紧贴在我身边。她告诉我，有一次在米兰大教堂沿着楼梯向下走时，她就在半空中吓得动弹不得。上楼梯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多想，但往下走就难了。”

“那么，她最好不要走梯子下到匹克斯角。”莱恩牧师说道。

布鲁斯特小姐做了个鬼脸。

“恐怕我也不行，那是年轻人做的事。科恩家和马斯



特曼家的孩子就在梯子上跑上跑下，还觉得乐趣无穷呢。”

莱恩牧师说：“雷德芬夫人来了，她刚刚游完泳。”

布鲁斯特小姐评论道：“波洛先生应该会欣赏她，她不爱做日光浴。”

年轻的雷德芬夫人摘下了泳帽，正在甩动她的头发。她是个苍白的金发女子，皮肤非常白净美丽，与她的头发、眉眼的颜色十分相配；她的腿和手臂也相当白皙。

巴里少校发出了沙哑的笑声说道：“与众不同一比，她看来有点稚气，是不是？”

克里斯蒂娜·雷德芬裹着一袭长袍走上了海滩，踏上通往露台的阶梯向他们走来。

她的面容白皙严肃，透着一种病态美；手脚非常小巧优雅。

她面带微笑在这一群人身边坐下，把浴袍又裹紧了一下。

布鲁斯特小姐对她说：“你已经赢得了波洛先生的赞许。他不喜欢那些晒日光浴的人，说他们像屠夫刀下待割的肉一样。”

克里斯蒂娜·雷德芬怜悯地微笑起来。她说：“其实我倒希望自己能晒日光浴，可是我晒不黑，晒久了我起水泡，而且手臂上还会长满可怕的雀斑！”

“这总比加德纳夫人的艾琳会浑身长满毛要好。”布鲁斯特小姐说，雷德芬夫人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布鲁斯特小姐，于是后者又说：“今天早上，全是加德纳夫人在说